GESAERZANGXI 格萨尔藏戏 | 韩晓红·专栏

行走与热爱：我的格萨尔情缘

韩晓红自画像

格萨尔史诗是世界级的“活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世人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我州学者韩晓红先生，历时近四十年，广泛开展格萨尔史诗文化田野调查，潜心研究，在仪式学、阐释学、传承学、人类学、戏剧学、艺术学、叙事学、比较文化学、美学、神话学、现象学以及模仿学等方面取得了成果。本报从今日起，连续刊载韩晓红先生的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献于读者眼前的这组拙作，除《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是去年应日穷活佛的盛情邀请，亲临欣赏了莫斯卡的格萨尔藏戏之后写下的以外，其余的《色达格萨尔藏戏速写》、《德格格萨尔藏戏速写》、《石渠格萨尔藏戏速写》以及《白玉格萨尔藏戏速写》则已经在我的书架上存放了若干年了，这套组合文章是我的得意之作，多年来，像我的一位宠儿一样，一直被我精心地收存着，那时只是想，一边行走，一边记录，厚也罢、薄也罢，放起来就好，后来搬过几次家，每次搬家我第一个打包的就是我的这些文稿。它们恰如一坛老酒，被我窖在地里很多年一样，我并无意急着要拿出来，想等到退休之后，寻一块宁静之所，再认真修改，那样可能要成熟一些。不料报社的同志，要连载这组格萨尔藏戏田野调查文章，我想这也是一件好事，也就答应了。

广义地讲，藏戏是我国戏曲文化中的瑰宝，只是这一瑰宝长年生长在青藏高原，熟悉并了解藏戏的人不多，研究的人就更少。这种现象为我的“藏戏速写”带来了困难，刘志群先生认为藏戏的主要源头是民间歌舞，我以为在民间歌舞之前还有值得探索的余地，为此，我通过考察和田野调查，在众多的寺院壁画和岩画里找到了线索和依据，因此，藏戏经历的演绎过程应当具有较为漫长和复杂的历程，藏戏的元素蕴涵在深邃的藏文化之中。至于民间歌舞蕴涵的诸如“阿卓”，即鼓舞；“鲁”即歌唱以及哑剧舞蹈、谐钦、热巴等形式，则应该是较晚的形式，不应该是起源。不过，藏戏的确从民间歌舞里汲取了大量的文化元素，这一特点甚至与当今能歌善舞的青藏高原诸民族的特征及其生活习性密不可分，也是藏戏能够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当然，如果我们沉浸于丰富厚重的藏文化渊源中进行深入考察，这一特点则更加明显。藏戏与其它戏种一样，更多地来源于生活，如歌舞艺术中的《贡布夏羌》，反映的内容主要是猎人贡布多吉在打鹿的过程中，被米拉日巴感化，最后皈依佛法的故事，这是早期热巴这种歌舞艺术所蕴含的内容，藏戏则从中吸收了很多内容，包括其中的人物、情节、表演形式等均被全部吸收。藏戏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优秀的民间艺术就是这样被藏戏继承了下来。

不过，这几组文章在叙述藏戏的时候，一方面注重叙述藏戏的传统特征，然而，更多的是注重藏戏传承至今所表现出来的优秀特征，并从现实与理论的角度去叙述，使藏戏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格萨尔藏戏一方面是藏戏中独特的一枝，具有独特的特征，同时，格萨尔藏戏与藏戏中的其它剧目一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在研究和考察格萨尔藏戏的时候，不能完全脱离藏戏的其它剧目，这样，我们才能在肥沃的藏戏土壤中，寻找到格萨尔藏戏的根与魂。我的这组文章长达70余万字，有些冗长，加之时而笼罩较为浓郁的学术气息，不宜报纸连载，我只好在原来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希望读者能够喜欢。

我先后数十次欣赏格萨尔藏戏的演出，每次欣赏都有新的收获，我把这些收获记录下来，经过归纳、梳理和思考，就成了现在的模样。现在的很多人喜欢一动笔就要冠上“家”的称谓，似乎之后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就有高度了，正好相反，我无意通过写作来炫耀自己，也就对称谓不在意。在康巴写作，原本就是一种福气，谦虚一点讲，只是想惊叹一种生命的奇迹。之所以我这样认为，是因为在康巴这片土地上写作，生命就已经不只是属于自己。想想，当放弃自我，沉浸于格萨尔藏戏的情节氛围里，那剩下的是什么？自然也就是蕴藏在生命中那份“奇迹”了。

我是1983年走进康巴的，这组文章的具体写作时间，多处已经模糊不清了，好在原稿还在，我还能从中汲取当时所见、所闻、所思的营养成分，有的思考在当时还很困惑，几十年之后，当我再现当时演出的场景时，却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在整理成连载文稿的时候，自然也就多了几份新意。

我无缘想象在之前的特殊年代里，格萨尔藏戏是怎样演绎和传承下来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保护，我曾经花了很多经历，试图寻找到在“特殊年代”里那位不屈的、面无表情的、体格瘦弱的那位传承（保护）人。

现在看到这些陈旧的书稿，依然能够提醒我，依然能够使那些唱戏的身影浮现在眼前，依然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些坚守格萨尔藏戏传承人的身影。如果有读者一定要寻根问底，问我面对千年之前的格萨尔藏戏究竟是怎样传承下来的？我想，我的回答难免牵强和苍白，唯一值得一提，就是这组文章，包含上述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我想阅读之后，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不是那种扛着背囊、目的性极为明显的收藏者，其实搜集、整理的过程，是与自己的行走、思考和记录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当年我选择了格萨尔，我就无疑会坚守这种选择。近年来，我放弃了很多“抛头露面”的机会，除了职业谋生之外，多数时间是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写作的屋子，一个人潜心写作，把近四十年行走的经历细心地整理整理。五十多岁的人了，“沉淀”是要务，定力之下，也只好如此了。

高原上的人，都知道“羚羊”这种动物，它们蜷缩在草地上的时候，简直就是几千年前那一抹阳光下的石头。石头的沉静恰好就是我在高原上要寻找的关于格萨尔史诗文化的探寻不尽的那份秘密。

至于其它的很多问题，我只能笑笑，不作回答，因为，太难！

MEILIKANGDING 魅力康定

炉城往事

——茶路（一）

■肖宵

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茶，原产于我国。据记载，早在周代我国已产茶。由于生息于这一得天独厚的茶的故乡中，我国各民族人民绝大多数都有饮茶的习惯。近三千年以来的饮茶历史让茶叶这一俗物演绎出了一幕幕雄壮激烈、婉转动人的历史活剧，也造就出中国独特的茶道文化。而对于川边重镇打箭炉，由茶叶产生的交易可说是其形成和兴盛的根本，本期栏目开始，我们将在茶马古道的时光轮回中追寻炉城的根本。

将整块酥油切上几片，放入茶桶中，再倒入预先熬制好的热茶水，加上食盐，然后上下搅拌均匀后倒入茶壶之类，便可烹制出藏民族每日必不可少的饮品——酥油茶。

对于藏族来说，饮茶如同吃饭一样重要，不分男女、老幼、僧俗、贵贱，“无人不饮，无时不饮”。大凡一种饮食习惯的形成，总依赖于所处客观环境提供的物质，然而藏族居住地素不产茶，人们养成如此强烈嗜好的饮茶习惯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明朝《严茶议》中记载：“茶之为物，西域吐蕃，古今皆仰信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也。

据传，在一千多年前的盛世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将皇室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这一年的正月十五，由官员、军队、医师、工匠、商人组成的上万人庞大的队伍在京城长安集结，马匹和骆驼以及载重车辆，满载着各地货物直奔西南。而其中大量的川茶，被人们压成饼状在路途中冲泡饮用，不料进藏旅途漫长艰险，日晒雨淋使得原为绿色的茶叶渐渐发酵，抵达之时已尽数变黑。原本将为弃物的黑茶与酥油一同冲泡之后竟然美味可口，从此喝茶之风在藏地渐渐流传，而黑茶也成为制作酥油茶的主要原料。

蒙顶山，又叫蒙山，位于雅安市名山县境内，山上一望无际的茶田昭示着这里中国茶文化的发源地。山上大小茶庄中往往要对过往的游人展示顶级绿茶的冲泡过程，满山的嫩绿和甘甜让人很难想象，占到藏区一半份额以上的“黑茶”即藏茶，最初也是在这座温热湿润，多雨多雾的山上生长。黑茶和绿茶竟是同宗同源，只是选材和制作工艺有所不同。

蒙顶山所在的名山县，便是距离藏区最近的茶叶产地。如今便利的交通，让这里的茶叶只需几日便可通过货车运载至藏区的中心拉萨，而后源源不断的到达西藏各个普通家庭之中。然而倘若时光倒流回到几百年前，这一过程将被拉伸至接近一年，途中艰险更是曾让无数往来运茶之人付出生命！

茶叶对于藏民族不可或缺，奈何居住地不产此物，交易便成为了人们获取茶叶的主要途径。据说，古时西藏有个叫诺布桑波的人，被后人尊称为藏商鼻祖。他曾走遍全藏，最后到了木雅贡嘎东边的打箭炉。回到拉萨不久后，他就带着一支500多人的商队，用骡子驮着麝香、鹿茸和牛羊皮到打箭炉出售，换回宝贵的茶叶，还有丝绸、瓷器、烟草这些藏区希罕的物品。在打箭炉，藏汉之间的贸易就这样开始了。

对于雅安地区的茶商们而言，当时能够将茶叶运至打箭炉已是极限。如今看来区区280公里的距离在唐代人眼中显得不可逾越，当时中原人进藏，都是由天水、暖泉、河源、通天河进入拉萨。据记载，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走的也是这条青藏道。而茶叶大量由川入藏，已是几百年后的北宋熙宁年间。

位于名山新店镇的茶马司是如今唯一保存的宋代茶马司遗址，透过红褐色的围墙我们依稀可以寻找到这处古建斑驳的痕迹，北宋熙宁年间，经略安抚使王韶在甘肃一带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即令在四川征集，并在四川四路设立“提举茶马司”，负责从事收购和以茶易马，茶马互市开始兴盛。据记载，当时仅四川每年运往青海西藏的茶叶达到3000万斤，而买卖马匹在15000匹以上。然而随着宋王朝对外作战不利土崩瓦解，战马已不是中原不可或缺，藏汉交易集散地逐渐南移，川藏茶马道由此形成。

虽是沿用古道，但在元末明初，川藏茶马道开始被官方和民间频繁使用，然而此道崎岖难行，开拓无比艰巨，由雅安运至藏区的茶叶，几乎全部靠人力搬运，在这样的条件下，商人们竭尽全力也只能将藏茶送至今日的康定地区。

就这样，位于藏区腹地和茶叶产地雅安之间的打箭炉渐渐成为茶叶交易之地，藏区各地商人运土产至此交换茶叶布匹，搭起帐篷投宿锅庄，汉地商人亦涌至此地交易。为保商家安全，朝廷又设兵戍守其地，此后打箭炉蕃汉成集，成为闹市。

此后，由名山经天全过二郎山而来的“小路茶”；而和从雅安至荥经、汉源，翻阅大相岭、飞越岭而来的“大路茶”便源源不断的在打箭炉汇集。

在漫漫古道上，运送茶叶的人们最初休息补给之地在今日雅安市以西十公里处的一个小镇上，古时，这里便是被称作茶马古道第一站的新开店。运茶和制茶将这个小镇紧紧的与藏区联系在一起，如今这里仍然拥有雅安市规模最大的“藏茶”生产企业，友谊茶厂。在这里，工人们把从蒙顶山运来的褐色粗大茶树叶子进行多次鞣制加工，晾晒发酵，烘干后处压制后形成黑色的砖茶块，便制成了当年远销藏区的“康砖”和“金尖”。每10块再用竹篾包裹成长条形，便成了在康定看到的条茶。如今这些茶叶用货车运往康定，只需半日。而在古时，制作工艺近乎相同的条茶靠俗称背夫的人们人力运送，到达打箭炉竟要半月之久。

正是背夫们旷日持久的坚持，才使得荒凉的古道渐渐兴盛，藏汉贸易得以持续。艰险道上为何不见骡马队伍，背夫们如何翻越崇山峻岭，度过大江大河到达康定呢？下期栏目中，这些谜团将会一一揭晓。

HONGSEGANZI 红色甘孜

长征中朱德与张国焘的斗争（一）

■王佐

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朱德同志遵照党的指示，与张国焘一起指挥左路军北上。途中，他与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面对张国焘的威逼胁迫，朱德同志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又注意方式，强调团结，为我们党战胜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军的团结和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师，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他如毛泽东所称赞的“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坚定贯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克服了长征途中的各种危机，铺平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道路。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先后在两河口、毛儿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张国焘在会议上也表示了同意。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后，张国焘大耍两面派，当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公开对抗中央方针，朱德严正地拒绝签字。8月下旬，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要已到达红原县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待命，仍想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朱德和刘伯承极力反对这种错误作法，力主渡过噶曲河北上。朱德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并派随身参谋人员骑马过河测试河水深度，确认部队完全可以渡过噶曲河。但张国焘完全不予理睬，一意孤行。9月9日，张国焘背着朱德，密电陈昌浩，命令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当日，党中央在巴西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右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团连夜出发，单独北上。

党中央率领红1、3军团北上后，张国焘公开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他以川康省委名义，在阿坝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即阿坝会议）。在会上大肆诬蔑中央北上的行动是“分裂逃跑”，攻击中央政治局部分同志“不顾整个中国革命利益”。并正式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还指使部份人对朱德进行围攻，要朱德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朱德坚决不同意，遭到一伙人的漫骂、斗争。他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是伟大的胜利，使敌人害怕。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的行动应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执行。”“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我举了手的，同意北上的，今天要我反对北上是办不到的，中央北上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拥护北上……我绝对不能反对自己亲自参加做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当张国焘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对毛泽东时，朱德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说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最后，他斩钉截铁地对张国焘说：“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朱德同志以其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坚定不移地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但张国焘的野心越来越大，一错再错，于10月5日在马尔康县的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并做出《组织决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中共中央委员职务和党籍，并下令通缉；还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并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借以进行拉拢和诬陷。朱德坚决反对，严正表示：“你这种做法我反对。我们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同中央对立。”他严肃地对张国焘说：“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封的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

不管张国焘及其追随者采取何种手段，朱德总是临危不惧，凭借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在很大程度制约和限制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

KANGZANGYIWEN 康藏异闻

花马

■贺先枣

（七）

降服马驹的喜悦持续到一觉睡醒，半夜，尼玛多吉拿了手电筒，出去看看那野小子。不看还好，一看又吃惊、又心疼。

用绳绊绊住前后脚的马驹在草坪上站着，那是块专门留来割越冬饲草的草坪，草茂盛得可以盖住羊背。此刻的它一动也不动，高昂着头，粗大的尾巴驱赶着飞蝇、蚊虫。而它周围的草整整齐齐，没有被啃过的痕迹。有露水了，草叶尖的露珠在手电光下熠熠闪亮。那盆用茶水拌好的糌粑汤汤依然没动，它没喝。

尼玛多吉以为它累了，累得吃不下草。

天亮以后再去看，马驹仍然什么也没吃。一见到他，它就喷着粗气，目光闪闪，那是一双惊惧不安充满愤恨和敌意的眼睛！

太阳出来了，尼玛多吉蹲在一旁望着它，它也望着他。他走到它身边，它就烦躁起来，鼻息如雷。过了中午，它的肚皮已完全瘪了下去，眼皮张张合合，那眼神里除了倦意再也看不出什么。他拿来碗豆、拿来元根。它连鼻孔也不动一下，它仍然什么也不吃。

尼玛多吉失望了，他以为这马儿并不是什么良驹、而是匹病马。只有病马才这样，累了就长时间吃不下东西，病马没有大用。

他又走到它身边，它不再鼻息如雷，它看也不看他一眼。尼玛多吉默默为它解下脚绊，摇摇头，站在那里看它怎么离去。

马驹像明白了什么，小心低头用鼻尖触了触没有了脚绊的前腿，犹豫着走了两步，忽然抬起头来。尼玛多吉看见它两眼放光，它昂起头，扬扬漂亮的鬃毛，喷一个响亮的鼻嘘，迅速扭头看了他一眼，猛然掉过头去，撩开颀长的四腿，像阵风，跑了。

尼玛多吉想了想，提上套马绳，暗暗地跟上去，风不停地把它身上的汗气送到他的鼻孔，这使尼玛多吉很放心，风朝着这边就不会因为自己的气味把它惊走。

他悄悄地看。只见它跑几步就停下来啃几口路边的草，嚼着，又跑，跑几步停下又猛啃一阵，它真是饿急了！

说什么“动物的花纹在皮上，人的计谋在心里”，尼玛多吉又惊又喜，这马儿居然骗过了自己的眼睛。

他猛地从藏身的石头背后站立起来，“唰”地一下，套绳准确地套在了马驹的脖子上。

小马驹吃惊地挣跳起来，把他从石头后拖出来，他吆喝了一声，柱头似的立定了。也许是肚里没有东西、马驹的力气没有恢复，也许是马驹认出了他，它居然没有再挣扎、站住了。

它闭上眼睛，垂着头，泥塑似的站着，不吃。

过去了一夜，又一天也要过去了，它依然不吃，尾巴动得有气无力。

全村的人都来看，人们惊讶不安，从没见过这样的马。在人们的议论声中，尼玛多吉却在幻想：再等、再等一阵说不定它就要开始吃了……但那马儿，任风吹动鬃毛、尾巴，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没有要吃草的样子。

两岁多的儿子呷马仁列来了，一手拉着他，一手指着马驹，发音不清的说着：马驹、马驹。尼玛多吉心里一阵发痛，儿子这么小，也知道小马驹受苦了！

尼玛多吉晕晕乎乎地走到马驹身边，对它说话，耳朵也不动一下，拍拍它，它纹丝不动。

他站立起来，炸雷似的吼了一声：“去吧！你、去吧！”

马驹惊得睁开双眼，它轻轻的动了动一只前脚，抬起了头，用冷峻、孤傲的目光环视人群，又看了看他，小心翼翼迈开步子，走得很慢，但没有回头，走了。

（八）

马驹从此再也没进过木杆围成的马厩，马群回到马厩，它整夜都在栏外，用喉咙里发出的呼呼声响同栏里的马群招呼。它好像一下变成了大马，显得冷漠而暴烈，它总是躲着人。就在那一年冬天的一个风雪早上，有人发现离露天马厩不远的地方，一匹巨大的狼死了，头碎肚子破了。村里人都明白，倒霉的饿狼遇上那匹整夜都在马厩外边，身上有红白二色的马！

神骏、神马的名声不胫而走。

文化革命都进行了七、八年还有什么神！公社的有个“头头儿”听后很生气，他认定这是个抓反面典型破除迷信的机会。抽调来十五、六个精壮的基干民兵，带上三条明火枪。他说非把这匹马抓住备上鞍子，骑给人们看看不可。

尼玛多吉听说马驹和马群都被赶进了用土墙围起来的晒场。他赶到打青稞的晒场时，十几个人已把马群轰走了，宽大的晒场只剩下那匹马驹。它一次又一次躲开就要套住它脖子的绳索，朝想接近它的人又踢又咬。这群人就搬来木杆，一层一层的围上去，它腾跃的场地越来越小，好几次，绳索擦着它的耳朵而下。那个公社头头儿手舞足蹈，指挥人群快点冲上去。

尼玛多吉急得浑身发汗，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大声喊道“算了吧，你们抓不住它的”。

“胡说”公社头头儿吼道：“马上捉住给你看，看它神不神…… ”

正在说这话时候，那匹红白颜色今集于一身的马驹忽然扬鬃长嘶，平地腾空而起。尼玛多吉一抬头，只觉得是一片红云、一片白云从他头顶上飞过去了！所有人都呆了！

它跃过一人高的土墙，在庄稼地里扬起漫天灰尘，朝山沟里飞奔而去。

公社的“头头儿”火冒三丈，指挥着十几个人也朝山沟追去。

（未完待续）

五色海

第807期